



# 癌病船



[日] 西村寿行



# 癌 病 船

I313.4  
35



(日)西村寿行著

王玉琢译



北京出版社

## 癌病船

〔日〕西村寿行 著  
王 玉 琢 译

---

出版：北京出版社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印刷二厂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14,000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79,000册  
书 号：10071·409

---

定价：0.54元

## 出版说明

日本现代著名小说家西村寿行是以写国际政治斗争题材见长的。他的长篇小说《你渡过愤怒的河》，改编为电影《追捕》，曾在我国放映，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他的《癌病船》是以国际政治舞台为背景的中篇小说，使用白描手法，生动曲折地展开了在癌病船处女航中的种种矛盾纠葛，成功地塑造了白鸟铁善、巴林松、石根、夕雨子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作品在揭露霸权主义如何争夺世界的同时，也宣扬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和人道主义，这是有一定虚伪性的。

## 第一章 处女航

父母及幼小的弟弟、妹妹，四个人正围着一个在梳妆的少女淌眼泪。

• 这是一套两间的公寓住房。

父母住一间，三个孩子住一间。当然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有一张桌子。孩子们每天在这狭小的房间里埋头苦读。

大女儿夕雨子，已经十三岁了。但她却无法继续学习下去。她得了白血病。开始时觉得浑身无力，低烧不退。父母整天忙于自身的工作，无暇顾及自己孩子。

父亲大月雄三，是个出租汽车司机。母亲由纪子，在附近一家制造化妆品瓶盖的工厂里作工。

夕雨子的皮肤变脆弱了。用手挠过的地方，立刻就会红肿。稍一碰伤，便血流不住。不巧在这时又染上了肺炎。

父母托就近的一位医生介绍去医学院诊治，诊断的结

果是白血病。

少女那细细的血管里，白血球在急剧增加。

当天，夕雨子便被送进医院的无菌室隔离起来，注入了饱和状态的抗癌剂。这叫做“饱和疗法”。结果把父母为能搬进宽敞公寓而辛辛苦苦蓄存起来的钱都花得所剩无几了；万般无奈之下，双亲只得把夕雨子从医院接回家里，改为“维持疗法”。按医生的话说：“生与死的可能性各占一半。”这百分之五十生的可能性，还是那些主治医生们同白血病进行了殊死搏斗的结果。

父母想：夕雨子早晚是会死的。

由于是放射线疗法，少女的头发脱落得很厉害。梳子一动，头发便纷纷往下脱落。原来又黑又粗的头发，现在变得又细又黄了。

夕雨子也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父母相对无言，潸然泪下。

贫穷的父母啊，总以为自己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而沉浸在无限的哀痛之中。

有一天，父母的目光突然被报纸上的一篇关于癌病船的报导吸引住了。

“癌病船”——是世界保健组织的分支机构，理查德·斯克德财团为了和不治之症作斗争而建造的。船的总吨位为七万二千吨，全部投资为二千二百亿日元，是艘超乎想象的巨大宏伟的癌病医院。

癌病船共有病房八百间，大夫二百名。护士与患者按一比一的比例配备——八百人。技师、药剂师八十名。

仅医务人员就有一千人。

医院事务部门有二百七十人。

船员三百五十人。

这样庞大的医疗队伍，在世界上恐怕也是首屈一指的。

医疗器材当然也是最新式，最先进的。

癌病船命名为“北斗号”。

“北斗号”将在全世界七大洋中航行。

为了让那些身患癌症而濒临死亡的人们能浏览一下世界风光，也是造这艘巨轮的目的之一。

陆地上的癌病医院的病房总是阴暗的，与其说是病房，不如说是牢房。医院本身可以说成是蚕蚀患者心灵的机构。大夫和护士总是忙忙碌碌，哪顾得上细心照料病人。患者只有关在牢房般的房间里等死。

但是在癌病船上，一个病人有一个护士照料；大夫分为四班轮流值班，癌病船在世界各国码头停靠，饱览世界各大名港的风光，绚丽的朝霞和壮美的落日将使所有的患者心旷神怡。

癌病船分为十三层。

最上层为 A 等，往下依次为 B、C……M。设有餐厅、俱乐部、舞厅、电影馆、游艺室、商店和银行等。

船上还有神经科大夫和附属福利机构，以及佛教、道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教士和神职人员。

患者自由自在。这里没有阴暗的病房，更没有蜷伏在房间里等死的凄惨景象。每天迎接患者的是新的未知的海

洋和新的未知的国度。

就是那些死去的病人，也是在乘着癌病船访问了许许多多国家，周游了波澜壮阔的海洋之后而恬静地安息的。

当然，大夫们竭尽全力和癌症作斗争。在横渡七大洋的途中，大夫们总是奋力抢救那些患恶性肿瘤的重病人，然而，癌病船并不期望能出现什么奇迹，但比什么都重要的是使患者从寄托于明天的希望中，产生与病魔做斗争的勇气，从而给每个患者的心里注入产生奇迹的动力。

建造癌病船还有另一个目的。

船上汇集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设立了疑难病症研究所，而研究人员无疑都是第一流的。

癌病船常常停靠在那些医疗事业落后的国家的口岸，把该国医务人员调来集训，传授医疗知识，当然也为当地疑难病人诊断，并给以治疗。

癌病船是向全世界病魔开战，给人类树立希望的战斗船。也可以说这就是癌病船的根本使命。

癌病船是希望之船。但是，它并非尽善尽美。它仅仅能收容八百名患者，可全世界的疑难病患者有几百万人。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癌病船能有什么办法呢？

设在纽约的斯克德财团，决定用抽签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八百间病房中，四百间是供那些所谓“有能力使用”的人使用的。作为维持癌病船的管理费用，这四百间病房按每间一亿日元的标价出售，患者可以一直住到死。

不到两个月，四百间病房几乎全部售完。其余的四百间是供挑选来的病员使用的。这些挑选来的病员一律免



费，只要随身带点零用钱就行。财困把挑选病员的工作交给各国政府办理，按各国人口比例分配病员名额。

夕雨子的父母希望把女儿送到癌病船上。

夕雨子已临近死期，她整天躺在狭窄的房间里等候死的来临。可惜的是，夕雨子长这么大还没有出外旅行过，只是洗过海水澡，参加过小学校组织的春游。她既然难免一死，不如把她送上癌病船，去看看浩瀚的大海和异国港口的绮丽风光。

癌病船不准许患者携带家属。医生，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由各国的人员组成——当然是经过斯克德财困审定的。船上设有各种语言的同声传译设备，相互交谈时不存在语言的障碍。

船长是日本人，是斯克德的老朋友，名叫白鸟铁善。一位有资历的人物。

癌病船——“北斗号”也是在日本建造的。

夕雨子的父母向神祈祷了之后，替孩子报了名。——申请免费上船。

夕雨子默默地望着那仿佛陌生的狭小世界，什么也没有说。

斯克德财困的上船通知书终于来了，并附有日本政府的复审书。

夕雨子不愿去癌病船上。尽管家里很挤，但毕竟有父母和弟弟妹妹作伴。她愿意死在亲人们身边。她知道她在世的时间不会长久了，从皮肤的病变可以看得出，她的生

命随着时光的消逝而一天天变得淡漠了。

当然，她也知道自己不应该死在家里，那会给父母和弟妹增添更多的烦恼。为了她，母亲已经不能再去作工了。如果她上了癌病船，家里至少可以宽敞一些。况且又不是去住阴暗的医院，而是去乘一条免费的、拥有最新医疗设备的、有着高超医疗技术的医生的癌病船。

为了父母和弟弟妹妹，夕雨子乘上了癌病船。

“你将看到整个世界，夕雨子。还有高明的医生。海，大海，也许它会治好你的病的……”

母亲泪如泉涌，所有的话都梗塞在喉间了。

癌病船从横滨港开航，满载着来自世界各国的患者，于九月一日离开了喧闹的码头。

第一个目的地是新加坡。

比起伊丽沙白二世号游船还要巨大的“北斗号”，划破碧蓝的海水，乘风破浪，开始了与病魔奋战的航程。

父母为夕雨子乘上癌病船而感到幸运，日夜向神祈祷。现在她在观赏哪一片海域？在游览哪一个港口呢？他们时刻牵肠挂肚地思念着自己的女儿，越来越虔诚地向神祈祷。

## 二

八月二十九日，中午。

停靠在横滨港的巨轮“北斗号”举行了第一次盛大招待会。船长白鸟主持了招待会。在他简短的致词之后，日本首相也讲了话。

五百多人出席了招待会。其中有政府首脑、各国公使和领事、有金融巨头、有医学界、日本红十字会和新闻界的人士。

白鸟站在宴会厅的一个角落里。

主持招待会对于白鸟来说是一件颇为棘手的事儿。副船长罗敦倒是个社交家，他曾经在一艘四万吨级的船上工作过。他是斯克德财团总部派来的。

“北斗号”的三百五十名船员，绝大多数是斯克德财团总部派来的。而经白鸟船长任命的只有一个一等水手、一个二等水手和一个三等水手。没等招待会结束，白鸟船长就离开了宴会厅。招待会是在 D 层大厅举行的。船长室设在 B 层前端，船长室旁边是医院院长室。

船长刚刚回到房间，就来人了。

“电报。”一等水手竹波豪一走进来，把总部发来的电传指令递给了船长。

“你坐下。”白鸟船长说着看了看电传文稿——“委托阁下研处……”

看完后，白鸟把电报放在桌子上。

“怎么办？”竹波看了白鸟一眼。他对财团总部的作法极为不满。

中东某国政府正在追捕一个人，而这个人十天前突然提出要买“北斗号”上的两间高级病房。售价一亿日元的高级病房眼下只剩下两间。这个名叫马拉德的人愿以每间十亿日元的高价买下这两间，并且要带自己的五个朋友上船。

马拉德患有肝癌，当然有资格购买病房。财团总部也认为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明文规定对任何国家的患者一律同等对待。不管马拉德干过什么事，只要他具有乘癌病船的资格就可以接受。这是癌病船的规定。

财团总部设有六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这六个人掌握着管理癌病船的大权。当然他们也必须接受总部的监督。对于马拉德能否上船的事，最高委员会研究过了。但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

马拉德要付的十亿日元，对总部是颇有诱惑力的。因为经营这条七万二千吨级的巨轮，是要花费巨款的。

“北斗号”上装有一座二十五万千瓦的加压轻水冷却型原子炉，能放出十万匹马力的推动力，因此不用花燃料费。但仅乘务人员和医护人员的工资以及医疗器械和研究费用等等，就得一笔相当可观的开支；而且从横滨离港时，装载的十二万只鸡蛋、一千五百公斤胡萝卜、二千公斤西红柿、一万五千公斤牛肉……又得付出一笔数额很大的垫款，而这么多东西却能供一个月使用。

财团当然另有基金用来维持癌病船。可马拉德的十亿日元，也毕竟使财团总部为之垂涎了。

但是，作为癌病船的处女航，总部还不想使其蒙上不祥的阴影。

因为马拉德那个国家的政府，为了处死马拉德已出重金悬赏，而且设立了一个专门暗杀组织来追踪他。

总部左右为难之余，授权给船长，让船长处理。船上处理日常工作的一切权力，都属于船长和最高委员会。船

航行到公海时，全部权力便集中在船长一人手里。也就是说，搜查罪犯、逮捕人、监禁权和初生婴儿的登记、处理尸体、武器使用等等都得听从船长的。也可以说是立法、执法和行政三权统一于一人之手。

“这作法真卑鄙！”白鸟一直沉默着，竹波又说了一句。

本部最高委员会的人，几乎都对起用白鸟当船长深为不满。只是因为已故的斯克德的遗书上，写明要任用他的老朋友白鸟铁善为船长，而且将船上的一切事务交给他负责。而死者的权威是绝对的，所以委员会也只好如此。

这一次，本部最高委员会就想利用马拉德这件事为难白鸟。但他们没有料想到白鸟船长为人处事却有一股非凡的魄力。

“不要总是埋怨总部吧！”白鸟点着了一支烟说，“如果让我决定，那就是让马拉德上船。”

“可是，这太危险了。我认为应当拒绝他。”因为船长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竹波作为一个一等水手，本不应该这样说。可他又抑制不住自己。

竹波很了解白鸟。他在白鸟领导下工作了几年。白鸟是个沉默寡言的汉子，年纪虽然只有五十九岁，但他却有横渡七大洋的航海经验，在日本也能称得上“大船长”，而且这种“大船长”并没有几个人。

近几年来，白鸟告别海洋，返回富士山下的老家过田园生活去了。当时，海上保安厅、海上自卫队和商船大学，都想聘请白鸟去当教师，他一直没有答应。

“我不想再回到海上去了。在这儿的田地周围砌上石墙，种点花木，不也挺快乐吗？”白鸟曾经对去探望他的竹波这样说过。

白鸟本人是个身高一米八五，体重八十五公斤的大块头，又是个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男子汉。

这次是由于他的老朋友斯克德的恳请，他才再次出海的；再说，这艘巨轮也很对白鸟的脾气……

癌病船一开始就受到世界的注目。有人称赞它是世界上第一艘与癌症作斗争的船，但也有人辛辣地讽刺说这不过是一笔巨大的浪费罢了。两种意见中，日本医学界的看法属于后者，因而对癌病船是冷眼观望的。

当然，癌病船能否成功，责任在院长巴林松。白鸟只负责“北斗号”的航行罢了。但是，允许象马拉德这样爆炸性的危险人物上船，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就要归罪于船长了。竹波不愿让白鸟背黑锅，所以劝船长不要让马拉德上船。

“竹波君。”

“有！”

“向总部发传真电报，同意马拉德上船。但有一个条件：拒绝他的随行人员上船。只有这一个条件！”

“船长！”一等水手竹波的脸色都变了。

“不要说啦！”

“请允许我再说一句，不让随行人员上船怎么行？那个国家的政府为了追捕马拉德，建立了一支特殊部队。这您是知道的呀！”

“我知道。”

“那么，还是拒绝他上船为好。”

“不行！对任何国家的病人都必须一视同仁，这是病船上铁一样的原则！”

“可那样一来，就会威胁其他乘客的生命安全了……”  
竹波不肯退让。

因为马拉德上船以后，肯定会出现无法预测的事态。也许船刚起航就会出事。这将为首航布下阴云和暗礁。

“难道斯克德先生也会这样处理吗？”

“别再说了，执行吧！”

“是命令吗？”

“是的！”

“那能不能让他的随从人员也……？”

“好啦，不要说啦！”白鸟打断了竹波的话。“你应当了解我的决定，马拉德是病人，有资格上船。那些持枪的随从，我的船上不需要！我会用我的力量来保卫‘北斗号’。斯克德正是这样期望我的。”

“……”

“快去吧！招待会还需要你呢！”白鸟轻轻地笑了笑。

“明白了。”竹波站了起来。

也许他老了，竹波想。在船上干了一辈子，又是独身，脾气越来越古怪，性格越来越固执了。

### 三

这真是一艘巨轮。

夕雨子在横滨码头上望着“北斗号”。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船，简直象一座大厦。

夕雨子在父母的催促下朝着船走去。

很快就办好了上船手续。

为了世界各国来的八百名患者，日本外交部、卫生部和红十字会设立了特别援护组织，并配备了世界各种语言的翻译人员。

夕雨子有些害怕。从今天起，她就算离开家，一个人去生活了；然后，就是死亡。父母紧握着她双手，可这手，过一会也要分开的啊……

她明白，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可她还是有些克制不住自己，很想放声大哭一场。

开始上船了。来自各国的护士们陪着患者相继上船了。

伴随着夕雨子的是一名日本护士。

家属可以陪送到船上。夕雨子在父母的搀扶下走进病房。她的房间在H层。从A层到C层，全是那些化了一亿日元患者的“居住区”。D层和E层是宴会厅、酒吧间、剧场和商店；F和G层是医疗中心，放射线科、内科等十八个科和疑难病研究所；从H层到M层是一般患者的病房。夕雨子的房间号是H—5号，旁边是船员们的宿舍。

护士引她进了病房。

这是一间相当敞亮而舒适的病房。窗户很大，从窗户里可以看到整个横滨港。窗上挂着漂亮的窗帘。原以为病房的一切都是白的，可恰恰相反，墙壁和天花板都镶嵌着漂亮



而柔和的贴面。各种颜色非常协调。床很大，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室内有冰箱、洗澡间和洗脸室，还有招待客人用的沙发和桌子。设备非常完备。

父亲雄三和母亲由纪子欣慰地互看了一眼。这病房的陈设比高级饭店还豪华，而且比住饭店要舒适得多，当然更比他们全家五口住的二个房间宽敞多了。

“好极了，夕雨子！”母亲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她马上意识到就要和女儿永别了，女儿作为癌病船的第一批患者就要出海远航了，孩子的性命也就算交给了癌病船了，心又凉了。

“能见一见船长吗？见船长……”雄三也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向护士问道。

护士立即用电话请示能不能见船长。

雄三夫妇并不富裕，但还是给了女儿三百万日元。这是积蓄下来准备买房子的钱。虽然船上一切都是免费的，但，有了这三百万零用钱和一箱子衣服，孩子就不会为难了。

护士来请雄三夫妇去见船长。他们带着夕雨子跟随着护士乘电梯上了B层。

在一间豪华的办公室里，船长正在等候他们。

雄三和由纪子向船长介绍了夕雨子，并频频地向船长鞠躬，请他多加关照。因为院长和副院长都是外国人，与其求他们关照不如求日本人的船长更好些。

“一切交给我好了。”白鸟船长说道，他笑着抱起了夕雨子。这是个皮肤已失去血色，头发脱落了一大半，瘦得皮包骨，甚至连笑都忘却了的少女。